

魚 舛

宸 紫 趙

敬獻

曾寶蓀女士

版 權 所 有

紫宸印贈

趙紫宸作

北平恒和商行印刷科監印

上海廣學會出版

序

這幾首詩不出版的理由，實在比出版的理由爲多。我很曉得凡做詩的，不必定是詩人，凡詩人的有韻無韻的作品，亦不必定是詩。但我却『當局者迷』，缺少自知之明；所以我不很曉得我的詩是否有詩的成分在裏頭。二十歲後，我有不能不作詩的經驗，遂貿貿然不從師，不求友，獨自一個人做起舊體詩來。三十歲

之後，我纔做所謂白話詩。所做的當然不容易有藝術上的位置。詩藝未成，而便把詩出版，這實在是一件沒有理性的事。

這年頭也不是將詩出版的時候。世亂年荒，人的心都不在詩上頭。前幾年好像誰都有詩集，風起雲湧，極盛一時。現在則詩壇上好像旗偃鼓息了。也許是已經『落伍』的還要『以詩鳴』。這樣看起來，我的作品，縱然是極好的詩，亦沒有付印的充分的理由；何況我又不

自知其爲詩呢？

可是究竟我也不無把詩公布的小理由。第一，我的朋友們願意我把所有的詩刪改好了，急急地發表。我是以『人生是友誼』一句話立身的人，朋友的話，似乎不可以儘量地違拗。他們的話，就打動了我的心。與我年齡相近的人，或者要比較穩健些，要有智慧，有見識些。他們也許不贊成這個災及梨棗的辦法。但是人情是軟弱的；誰的力量大，誰就能教我依順

了。

第二，假使我的詩，祇是詩，我也決不肯發表的。二十年來，我已經積蓄了新舊體，白話體的詩，近五百首。其中有一小部分是宗教詩。其他的都是自娛娛友的詩。自娛娛友的詩，無論其佳不佳，祇有我的好朋友們略略地曉得，祇有我自己深深地曉得。這年頭誰的眼睛也不能夠看到『至聖所』裏去。至於宗教詩是我生命中挺生的血花。我常覺得詩與宗教是一

而二，二而一的，我却願把我自己的宗教經驗，在詩的生活中，透露出一點，分給尚未向巴力屈膝的同道們。這是我將詩出版的最大的理由。

當然，我是一個耶穌的門徒。沒有耶穌，決不會有現在的我。而耶穌的中國的門徒中，尚未曾有人將詩來傳遞他們所感發的生命。這幾首詩，還是初結的果子。我請以第一首詩的題目『打魚』兩個字，來題這本書的名字。同

道們，讓我們的小船，撐到深處去下網罷。

一九，六，三，趙紫宸序於蘇州陳宅之高槐蔭下。

I

序

打魚

伯大尼

客西瑪尼

聖誕

拙政園

蘇州的舊歷新年

有感

小蒼別墅

牧師經

我與自然

破碎的國旗

雨

夜闌

你爲何不信

婚之夕

路遇

頤和園昆明湖畔

明證

小溪

聖誕詩

雪

不太平

雪中行

過後

寧可

臥佛寺

伯利恆

碧雲寺

客西瑪尼

妥協

葡萄樹

海月

良朋

夜

聖誕之後

打魚

海是他們的家鄉，
他們認識天上的雲，海上的風濤；
星月下打魚是苦生涯，
可是他們從來不徒勞。

昨夜，月落星橫，
小船依舊在平靜的海面上，
密密的網撒得久了，

打魚的弟兄們停止了歌唱。

到早晨，太陽踴躍的金光，

散在閃爍活潑的海面上，

勞倦的人沒有得休息，

在沙灘上曬濕透的空網。

拿撒拉人——認得的——上船來了，

許多人擁擠着聽道理，——

這與打魚的生活有什麼相干？

他……他是理想家，猶太人的拉比。

『把船撐到深處去』，他說，
『到深處纔再下網打魚』。

無論如何，話差人不差，
姑妄聽之，打魚去，暫且遵依！

海灘上的人猶癡然立着，

也有幾個聰明人笑了，

兩行水痕的那一邊兒

小漁舟也越發眇小了。

離那岸的青山這麼些，

昨夜打魚也差不多在這裏；
看哪，網要沉到海底去了，
昨夜今晨不同得太希奇！

漁人亂嚷道：『快來幫忙』，……

革尼撒拉的魚也會擁擠！……

『哎喲，理想的打魚這麼着，
我們的經驗，一點事兒也不濟！

『我是有罪的人哪，』彼得說，
『離開我去罷，主啊！』